

东方文学研究

集刊(6)

季羣林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主 办



王邦维 主 编

东方文学研究： 文本解读与跨文化比较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东方文学研究

集刊(6)

季易林题

东方文学研究： 文本解读与跨文化比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王邦维 主 编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东方文学研究：文本解读与跨文化比较 / 王邦维主编.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78-3549-7

I. ①东 … II. ①王 … III. ①文学研究 - 东方国家 - 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5268 号

书 名 东方文学研究：文本解读与跨文化比较

主 编 王邦维

责任编辑 席香妮

封面设计 张 丽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0.75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 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549-7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文本解读与专题研究

- 《楳山节考》和“世间” 于荣胜 /3
“杀王”：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
——试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 许金龙 /13
马哈福兹：开罗街区与胡同的悲剧 林丰民 /42
神，语言最后的村庄
——高银和他的《济州歌集》 焦 艳 /53
自我与世界的重新塑造
——在遗迹中寻找“抵达”之“谜” 黄怡婷 /74
论《大元史》对《青史演义》的影响 胡格吉乐图 /90
身体的研究：江户文学中柳腰的发现与想象 张哲俊 /99
《罗摩衍那》与印度文化 侯传文 /126
醍醐灌顶与甘露滋心
——密教与奥义书 石海军 /146
简论希伯来女性文学传统 钟志清 /168

跨文化比较

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

——以厨川白村研究为例 李 强 /179

波斯“诗歌神授”观

——兼与柏拉图“摹仿说”之初浅比较 穆宏燕 /194

“从后说绝”：安世高译经中的偈颂翻译 陈 明 /210

比较视域下的蒙古族新时期散文 敖 敦 /231

中蒙文化文学关系述略 孟昭毅 /242

菲律宾英雄史诗与中国南方民族史诗比较研究

..... 史 阳 /259

“竹育兵马”：原型与象征

——中越侬智高传说比较研究 黄 玲 /279

断裂情节

——《摩诃婆罗多》楔子部分的叙事研究 刘 濑 /298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世界文学中的运用

——以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翻译为例

..... 沈一鸣 /315

简 讯

北京大学 2010 “东方文学经典重读”暑期学校总结

..... 林丰民 /333

“新时期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 刘春光 /337

编后语 王邦维 /341

文本解读与专题研究

《橘山节考》和“世间”

·于荣胜·

【内容提要】《橘山节考》是深泽七郎的代表作品，这个短篇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弃老故事，表达了现代人们无法回避的许多问题：家族的问题，村落共同体的问题，“世间”的问题，利己与利他的问题，人的生命价值问题等等。所谓“节”表示民谣的曲名，可以翻译为“小调”，所谓“考”在这个短篇里，就是对于作品中出现的“橘山小调”的解释。整个作品的结构，就是在这种解释之中形成、展开的。这些流传于橘山地区的小调，所传达的正是“世间”对于村人、阿林家人以至阿林本人的制约和引导。而所谓“世间”，在作品里就是村落里人与人之间的连带关系，关系密切的熟人关系。这种连带关系排斥个体的存在，阻碍个人主张自我，它的“公共性”紧紧地约束村民的个体性，对村人形成监督与制约。所有的村民都被村落这个“世间”所规定的种种规则所束缚，而这些规则并不是成文的约束，大都隐藏在民间流传的小调之中，并且得到村人的呼应，通过村人之间的认同紧紧地束缚着村里的多数民众，主人公阿林老太太就是受到“世间”紧紧束缚的民众的典型。

【关键词】弃老；“世间”；橘山节考；家族；村落

《橘山节考》是深泽七郎 1956 年发表在日本《中央公论》11 月号的小说。因这个短篇的发表，深泽七郎获得《中央公论》新人奖，并且使当时担任评委的著名作家伊藤整、武田泰淳、三岛由纪夫惊叹不已，文学大家正宗白鸟甚至认为深泽七郎作为作家有此作品足矣。由此可见这个短篇对于同时代作家的冲击以及在当时的影响

力。“橘山”是小说中的地名，“节”在此处表示民谣的曲名，可以翻译为“小调”，“考”则为考察、调查之意，所以有人也将这部作品翻译为《橘山小调考》。在这个短篇里，深泽七郎讲述了一个十分古老的弃老故事，并且借这个古老的故事表达了当代人们无法回避的许多问题，家族的问题，村落共同体的问题，“世间”^①的问题，利己与利他的问题，人的生命价值问题等等。也许正是因为上述种种问题被置放在“弃老”这样一个古老的话题上，才使得读者产生了心理上的共鸣，非常寻常地接受这部作品，在这部作品里读出了现代日本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

—

弃老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古今和歌集》的和歌里，以后平安时期的《大和物语》里又记载了这首和歌以及与这首和歌有关的弃老传说。当然，这首和歌不仅记载在《古今和歌集》和《大和物语》之中，而且收录于日本最大的说话故事集《今昔物语集》之中。由于《今昔物语集》卷三十第九话与《大和物语》第一百五十六段行文颇为相似，所以人们认为《今昔物语集》与《大和物语》收录的传说来源于相同的原本，后来这个传说故事被改编为谣曲，这一谣曲据说为世阿弥所作。随着谣曲的传播，“姨舍山”^②被称之为赏月名山，成为诗歌俳句的主题，同时作为一个具有民俗色彩的传说一直影响到今天。对于“姨舍山”弃老的传说，日本有不少学者曾给以关注，其中西泽茂二郎著有《弃老山——典故与文学》^③一书，对弃老传说的来源进行了概括总结，他认为其来源有以下几种说法：1.以古今和歌集为

① 日本语里的“世间”一词，有时可以翻译为“社会”，但是本文所使用的意义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所以直接使用。

② 日文为“姨捨山”，弃老山之意。

③ 『姨捨山——故実と文学』，東京信濃路，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73。

基础的和歌物语说，2.根据清水滨臣的《大和物语大考》所提出的传说和歌物语说，3.根据印度和中国的弃老国传说而形成的弃老国说，4.根据“をばすて”^①的意思是墓地的说法而形成的墓地说。对于以上这四种说法，许多研究者大都表示认同，除此之外，还有先住民族遗址说等^②。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弃老研究成果在以后的弃老传说的研究中应该说举足轻重，成为以后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基础。柳田国男认为弃老传说是为了劝人行孝的故事，其来源应该是外国的传说故事。同时，他把弃老传说分为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为：1.难题类型，2.弃亲工具类型，3.老太婆致富类型，4.折枝类型^③。在他看来，这四种类型的前两种是来自外国的，而另外两种则为日本本土所固有。柳田国男以及一些日本的研究者认为，弃老传说的基本内容在日本古代原本是存在的，后来由于来自外国的传说故事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弃老传说。弃老传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往往与普通人的生活贫困有关，特别是由于饥荒所造成的贫困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为了减少抚养人口，就会抛弃、杀害孩子与老人，或者溺婴卖女。这种事情曾经集中发生在日本的江户时期，据说在二战结束前也曾经发生过。由此看来，弃老与贫困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④。假如从这个角度看《桔山节考》，作者深泽七郎无疑也看到了缺少食粮、危及生存的贫困与弃老风俗形成、延续之间的关系，而且坚定地将其作为了这个短篇的背景。毫无疑问，无论是“弃老”，还是贫困，都仅仅是这个短篇的背景，并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如实记录。深泽七郎看到了在这种风俗背后的更为深层的东西，这就是“村落”、“家族”、“世间”与个人之间的看

① “姨捨”的日语读音。

②上述内容主要参考“塚田美雪　棄老伝説「姨捨山」の伝承と民衆思想”一文。

③柳田国男，「村と学童」，《柳田国男全集》23，筑摩书房，1990年9月版。

④塚田美雪，棄老伝説「姨捨山」の伝承と民衆思想。

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世间”与个人的关系入手，考察小说主人公阿林^①的形象塑造，解读这个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短篇。

二

在这部作品里，所谓“考”就是对于作品中出现的多种“楂山小调”的解释。从小说的结构来看，整个作品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解释之中形成、展开的。而这种流传于楂山地区的小调的深层意义，所传达的正是所谓“世间”对于村人、阿林家人以至阿林本人的制约和引导。

小说第一支小调是“楂山节已过三次 栗子果就要开花（楂山まつりが 三度来りやる 栗の種から 花が咲く）”，从字面来看，这首小调仅仅是在说时间过去了三年，人们的年龄也增长三岁，但在深层的意义上，它实际上是在告知这个村子里年近七十的老人快要到上楂山的时间了，要求人们遵循村子的这一风俗，届时主动上楂山待死，不要破坏世间应有的秩序，并且由此引出“参拜楂山（楂山参り）”的故事，转诉阿林对“上山”的盼望。

小说的另一支小调是“我家爹爹没出息，病了三天就煮白米饭吃（おらんの父っちゃん身持ちの悪さ 三日病んだらまんま炊いた）”，这首小调表面上是在抱怨自己的父亲，才病上三天，竟然就要煮白米饭解馋，这种抱怨自然与山区的贫穷、吃不起白米有关，但其中所暗含的意思则是在这种缺少食粮的时代，吃白米饭对于普通人们来讲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虽然这句话会用在儿子不听老子的话或者儿子对老子不满时，但在深层次上则是表达了世间对于人们的警告，不要在缺少食粮的时候肆意奢侈。

阿林的孙子把一支人们侮辱自己母亲的小调改唱为“我家奶奶

^①也许应该写成其他的字，此处姑且写作“林”字。

躲在仓房角落，鬼怪的牙竟然数出三十三颗（おらんのばあやん納戸の隅で 鬼の歯を三十三本揃えた）”。毫无疑问，这首小调表现的是孙辈对于祖辈的不敬。比较起具有孝心的阿林儿子，阿林的这个孙子已经毫无尊敬长辈的情感，这显然不是贫穷使然，而是道德伦理沦丧的悲哀。从表层看，这支小调表现的是时事变迁，三代人的变化，但是从深层讲，这首歌所传达的又是世间对于本该衰老却仍然硬朗的老人的不满，因为这样的老人数量的增多将会改变村落人口结构的均衡，增加后人的负担，阻碍家与村的顺畅延续。阿林之所以对于自己结实的牙感到不满，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来自世间的压力。阿林孙子的不敬不肖，之所以引得众人哄笑，却没有人对其进行批评，其原因就在于它代表了世间的压力。

“榧树下的阿银，生子又生孙，还抱上了老鼠仔（かやの木ぎんやんひきずり女せがれ孫からねずみつ子抱いた）”，这首小调，讲的是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傻女人，她不仅多子多孙，而且最后还抱上了重孙，小调里的“老鼠仔”指的就是她的重孙。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事事实转述之中，楂山的这支小调实际上要表达的则是世间对于多子多孙的看法。由于缺少食粮，在这个村子里，一个人假如能够抱上重孙，那么就意味着早熟、多产，就要遭受到人们嘲笑。因此，小调里的阿银就不再是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人物，而成为了邋遢、淫乱的女人的代表。这支小调所转达的正是世间对于人们的告诫：不能多生产，不要多子孙，否则你就会遗臭万年。

“卖盐的阿西运气真是好，上山时竟然下了雪（塩屋のおとりさん運がよい 山へ行く日にや雪が降る）”，这支小调里的阿西，不是现实存在的人，而是世间认定的运气好的人的代表，“上山（山へ行く）”也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到山上去”，而是特指“去楂山待死”，表示老人被家人遗弃到楂山上面。按照世间的解释，尽管死亡对于个人来讲，是件悲哀的事情，但是对于被弃的老人而言，上山时能够碰上雪天，特别是到达目的地时能够遇到雪天，那

显然就是运气好，因为与其饿死，不如冻死，冻死不会使人受到很多痛苦。从这种意义看，这首小调在转达世间对于将要上楂山待死的老人的告诫：上楂山最好不要夏天去，冬天上山才好。

类似上述的小调在这个短篇里还有不少，譬如“过了三十也不算晚，增加一口人，口粮就要加倍了（三十すぎてもおそらくねえぞ一人ふえれば倍になる）”，这首小调，表达的就是世间鼓励晚婚的看法，警告人们不要过早结婚，即使过了三十岁结婚在这个地区也不算晚，同时也在告诫那些试图早婚的人：小心啊，现在增加的仅仅是一口人，以后吃去的口粮可是要多得要命。所谓的楂山小调考，考察的大都是这些小调的深层含义，转达的大都是这些小调背后存在的世间的力量。世间往往通过这种传唱的形式告诫、警示、指导村落的人们，促使他们在一定的秩序之中老老实实生活。在小说里，所谓的世间实际上就是阿林和家人生存的村落，这些长期流传在楂山地区的小调里，保存着一直在制约村人的村落文化。在这个短篇里，多首小调都在诉说为了后代的生存，这个缺少食粮的村落要求人们不能早婚，不能多育，不能长寿，不能奢侈，甚至告诉人们七十岁后必须要上楂山去等死，如果到了七十仍然赖在村中不去上山，那么就意味着剥夺后代的口粮，影响家与村的延续发展，如果成为了那样的人，就是一个很不自尊的人，小说里的另一个老人“阿又”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三

小说结尾处对老人阿林的描写，使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名虔诚的圣徒，看到了一个忘我的佛门弟子。在描写这样一个圣徒似的人物时，作者又设置了一个与阿林形成鲜明对比的阿又，这个利己贪生的阿又的形象更加凸现出阿林的虔诚、忘我、淡定。虽然作者并没有把阿林的所作所为神圣化，也在用一定的笔墨表现她的利己之心和爱惜面子，但是从本质上讲，阿林这位老人的行为似乎都是为了

自己的家族和家人。特别是在小说最后的描写里，作者通过阿林儿子的视角似乎在告诉我们，阿林这个平庸的老太太实际上具有世俗世界难以理解的伟大。当然，这种所谓的伟大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于“世间”的绝对的畏惧之上的。假如没有“世间”的存在，没有“世间”对阿林的制约和影响，阿林是否会那样毅然决然地“上山”，坦然赴死，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阿部谨也提出了“世间学”的概念，他认为与欧美各国比较，日本的社会之中至今还存在着“世间”。同时，他还对于世间所具有的特殊性、前近代性给以否定性的评价。他认为所谓的世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 所谓的世间是日本独自的生活形式，日本人的生活框架，日本人的生活世界，是比较狭窄范围内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是熟人关系。2. 在世间里人们要共同遵守三条原则，一是要形成赠与互酬的关系，二是要重视长幼顺序，三是要有共同的时间意识。3. 世间是歧视的温床，也就是说世间是排他的，是差异性的。4. 世间里不允许个人存在。或者说在世间里，几乎没有个人的位置。世间紧紧地束缚着个人，因此个人在世间之中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5. 世间是日本的公共性，但它与市民的公共性不同。虽然在生活之中日本人经常意识到世间的存在，觉得世间在监视自己，但是他们同时又觉得在限制人的生存方式、约束人们的行为上、世间具有公共的机能。不过，这种“公共机能”却不承认个人的欲望。6. 世间是给予的，是不能变革的，是一成不变的。^①

根据阿部谨也的论点来看，深泽七郎所描写的樋山下的这个村落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个“世间”，这个村落里生活的人们的关系都是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形成，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密切的熟人关系。在这个村落世界里，不容许个人的存在，个人难以主张

^① 今枝法之「『世間学』再考」(前編)：「松山大学論集」第 20 卷 3 号，2008 年 8 月。

自己，它的公共性紧紧地约束村民的个体性，主要体现在对于村人的监督与束缚上。所有的村民似乎都被束缚在村落这个世间所规定的种种规则之中，而这些规则虽然并不是书面的明文，大都隐藏在民间流传的小调之中，但是却能够得到村人的呼应，通过村人之间的认同紧紧地束缚着村子里的民众。正因为有这种世间的存在，阿林才会期盼到了年纪就去上山，并且毫不犹豫地逼迫儿子把自己送到楂山上，也正是因为这种世间的存在，阿林才会毅然决然地砸坏自己的牙齿，心甘情愿地为后人留下食粮。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阿林看似自愿的所有行为实际上都是在“世间”的指引下不得已而为之的。

四

在上楂山待死之前，阿林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办，一是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到媳妇，把自己家中女主人的位置顺利地传下去，这样既可以表达母亲对儿子的爱，也可以在家族的延续过程中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在为儿子找到一个寡妇为妻的时候，她满脸喜色，似乎为家族立下了很大功劳。而另外一件阿林决意要做的事情，就与家族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件事就是要把自己一口让人羡慕的结实牙齿敲打掉。如果说前者是为了他人，是利他的。那么这后者，就是为了自己，是利己的，之所以说是利己的，原因就在于这一举动本身完全是阿林为了自己不在村民邻里面前丢脸。当然，在这个不丢颜面的利己动机的深处，存在着“世间”的干预。在意“世间”的看法，认同“世间”的约束，是阿林这一行为的动力来源。“世间”认为年近七十，还有一口结实的牙，是一件十分丑的事情，是贪生、与自己的子孙后代争夺食物的表现。既然“世间”这样看，阿林也就需要把“年近七十仍有一口好牙”这种常人的美与健康看做一种丑态，就需要通过破坏、敲掉它来改变这种所谓的“丑态”，让它变做“世间”所认同的“美”。迎合“世间”，

获得所谓的个人自尊，应该说是阿林后一行为的本质所在。其实，深入分析的话，在前者的利他里也同样包含着利己的因素。阿林“上山，自觉走向死亡”这一举动，除了来自于母爱和对于家族的责任以外，更多还是由于传宗接代、维系或者说延续家族生命的需要。因为我们在小说里可以反复地看到作者描述的每个家族上代人对于现在一代人的影响。毅然决然地“上山”，既是家庭生存的需要，也同样是为了赢得“世间”好评价的需要。阿林之所以那么急急忙忙地“上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未过门的孙媳妇马上就要生产。看到重孙子，也就是见到“老鼠仔”，这将影响到她本人的名誉。而她本人的名誉又会直接影响到她的下一代。所以，她不能不赶快上山。在这里，“世间”左右、影响个人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阿林老太太那样因此而毅然决然，十分冷静地面对冷酷的现实。小说中描写的与阿林同岁的“阿又”对于生的执著，就是很好的例证。

《楨山节考》的作者不仅关注“世间”的问题，而且也在不断地涉及家的问题。在这个短篇里，作者似乎在有意识地模糊时代背景，使读者难以读出小说的时代特征，但是有一点却十分明晰，那就是“吃”对于缺吃少穿的阿林家人以及村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他们生存的唯一乐趣。阿林上山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都和“吃”有关，儿媳主动上门也与“吃”有关，孙媳急切搬到家里也是为了“吃”，村子出现的盗窃事件与“吃”有关，人们捕捉、惩治盗窃者同样也与“吃”有关。然而，作者却并没有因为个体的人对于“吃”的关注，就否定家族的作用，仍然在小说里展现出家于个人的巨大作用。在这部小说里，人的行为除了受到“世间”的约束以外，还与“家”的存续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没有像明治以来的作家那样，对家给个人带来的巨大束缚进行批判，也没有反映家给个人带来的巨大痛苦。相反，在阿林与家的关系之中，作者所强调的是阿林为了家的延续轻松地走上死亡之途的

献身精神，是个人与家之间的密切纽带关系。家与个人，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家有助于个人的生存，个人也需要依赖家的存在，而家的存在又需要个人的支撑，需要家里的每个人为家的存续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种意义上讲，阿林这个人物形象无疑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在明治以来的文学作品里，对于“家”的问题，批评占据了主流地位。而深泽七郎的这部小说却在反省、肯定家在人的生存之中所发挥的极大作用，积极地肯定个人牺牲自我、献身家族的利他精神。这对于当时的读者显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特别是在强调个人、个体的时代里，这种冲击力更是可以想见。当然，深泽七郎对于阿林的这种利他行为并没有给以全面肯定，因为他在这看似利他的行为里发现了利己的因素。阿林对于名誉的关注，既是为了家族，同时也是为了她自身。尽管在利他的行为里也有着这种利己的动机，但是深泽七郎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阿林的行为。相反，他认为这种于己于人都有利的行为，有着圣徒一般的伟大。也许阿林这个人物所带来的影响正是在于此。如果说阿林的利他精神还可以在她的子辈寻找到影子，阿林的儿子辰平对于母亲的恋恋不舍还可以转达下一代人家族亲情的温暖，那么在她的孙辈那里我们已经无法找寻到丝毫的利他，剩下的仅仅是冰冷的利己，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告诉读者，在阿林离去不久，她所遗留下来的和服衣带便系在了孙媳妇阿松的身上，而她的棉衣则被孙子披在自己的身上。在第三代人身上，辰平的那种亲情的温暖已不再见，只剩下了对于实利的追求和极端利己的丑陋。这种对于家族伦理变化的把握显然有着作者自身的批判。在这个短篇里，深泽七郎似乎是在表现弃老这种风俗的冷酷，实际上是在通过这种冷酷的风俗的描写表现家族伦理的变化，表现这种变化透露出的人生悲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